



科幻世界
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
姚海军 主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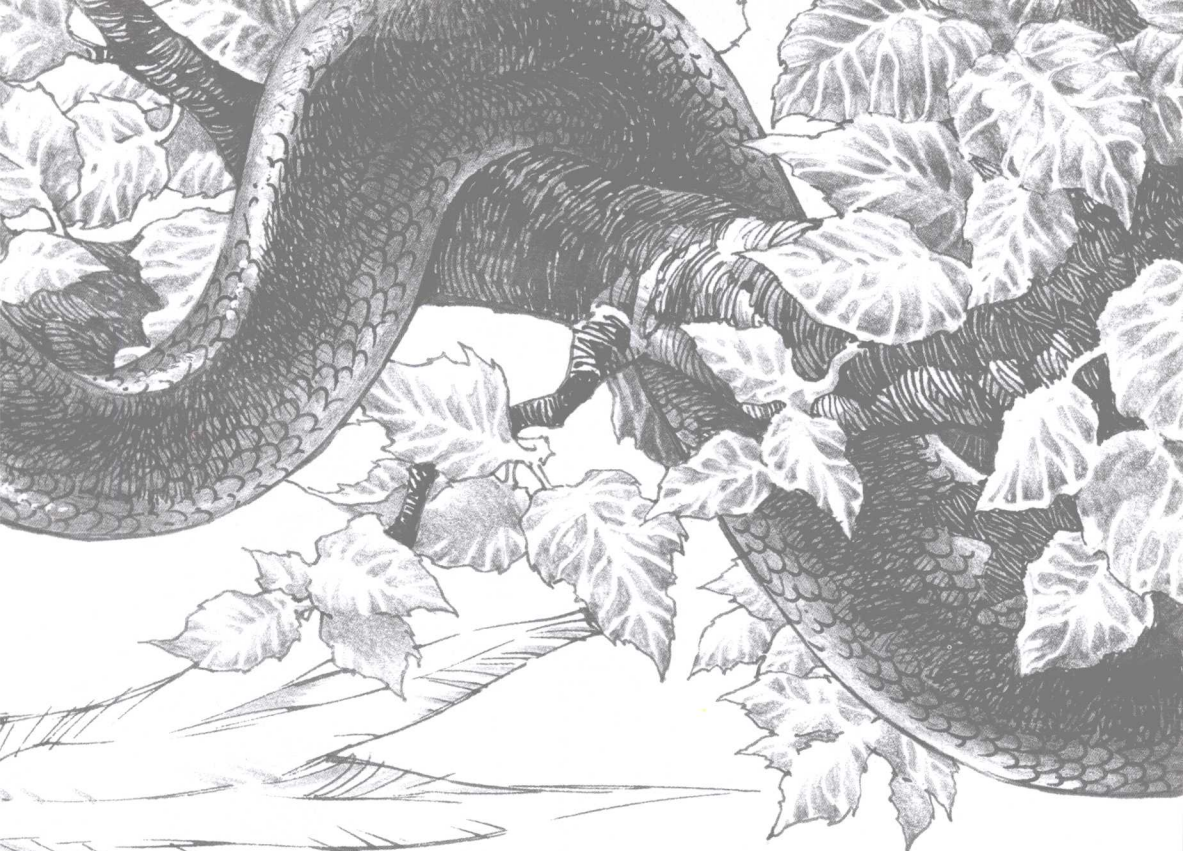
好兆头

NEIL GAIMAN | TERRY PRATCHETT |

GOOD + OMENS

[英] 尼尔·盖曼 特里·普拉切特 著 马骁 译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好
|NEIL| 兆 |TERRY|
|GAIMAN| 头 |PRATCHETT|

GOOD † OMENS

[英] 尼尔·盖曼 特里·普拉切特 著 马晓 译
四川出版集团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GOOD OMENS by Terry Pratchett and Neil Gaiman
Copyright © 1999 by Neil Gaiman and Terry Pratchet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The Science Fiction World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兆头/[英]盖曼 普拉切特 著; 马 骁 译.

-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8.8

(世界奇幻大师丛书)

ISBN 978-7-5364-6525-1

I. 好… II. ①盖… ②普… ③马…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
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99760号

世界奇幻大师丛书

好兆头

著 者 [英]尼尔·盖曼 特里·普拉切特
译 者 马 骁
丛书主编 姚海军
责任编辑 程蓉伟 姚海军
封面设计 黄远霞
版面设计 黄远霞
插图绘画 张晓雨
责任出版 邓一羽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成品尺寸 160mm×228mm
印 张 18.25
字 数 220千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08年8月成都第一版
印 次 2008年8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 价 26.00元

ISBN 978-7-5364-6525-1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

姚海军 主编





起 初

今天天气不错。

每天天气都不错。创世还没多久，至今也就七天出点儿头，雨还没创造出来，但浓云聚集在伊甸园东方，预示着第一场雷雨即将降临，而且很明显，势头不小。

东门天使抬起翅膀掩在头顶，遮挡最初的几点雨滴。

“抱歉。”他彬彬有礼地说，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那家伙可算栽坑里了，摔得跟个秤砣似的。”蛇说。

“哦，是啊。”天使说。他名叫亚茨拉菲尔。

“说实话，我觉得有点过了，反应过度。”蛇说，“毕竟只是初犯啊。再说了，我就搞不懂明辨善恶有何不好。”

“肯定不好。”亚茨拉菲尔分析道，但他的语气有点不自在，似乎自己也没搞明白有何不好，因此还有点担心，“要不然你也不会搅和进去。”

“他们只是说，到那儿去找点麻烦。”蛇说。他叫克蠕戾，不过现在正琢磨着改名。克蠕戾，他心想，这名字不像自己。

“对，但你是个恶魔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可能做好事。”亚茨拉菲尔说，“这关系到你的本能，你知道，天性。哦，就事论事，没别的意思。”

“但你总得承认，这未免过于戏剧化了。”克蠕戾说，“指着一棵树说‘不要碰’，这三个字还都特别大。有点言不由衷，对吧？我是说，干吗不把这树放到山巅，或者特别远的地方去？老让人觉得好奇，他真正的计划是什么。”

“最好不要妄自揣度，真的。”亚茨拉菲尔说，“我总是说，别妄想看透他老人家不可言说的智慧。世上有对也有错。如果让你做好事，你却做了坏事，那就应该受到惩罚。嗯。”



他们陷入了难堪的沉默，静静地看着雨滴捶打第一次绽开的花朵。

克蠕戾最终说道：“你不是有把炎剑吗？”

“呃。”天使说。愧疚的表情从他脸上一闪而过，然后又跑了回来，盘踞在那儿不走了。

“你有，对吧？”克蠕戾说，“那把剑烧得跟什么似的。”

“呃，嗯……”

“我觉得它看起来相当骇人。”

“是的，但，嗯……”

“你弄丢了？”

“哦，不！不，不能算丢，更像是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亚茨拉菲尔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“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。”他略显焦躁地说，“我把它给人了。”

克蠕戾盯着他。

“哦，我没办法啊。”天使心烦意乱地搓着手说，“他们看起来冷得要命，可怜的小东西们。而且她已经怀孕了。园子外面还有凶猛的野兽，雷雨也要来了。我就想，呃，这有什么害处呢？所以我说，听着，如果你们回园子来，恐怕大家都得受神罚，但你们也许用得着这柄剑。拿去吧，不用谢我，好好过日子就算帮大家的大忙了，愿阳光永远照耀在你们身上。”

他忧心忡忡地冲克蠕戾笑了笑，“这是最佳方案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可能做坏事。”克蠕戾讥讽地说。但亚茨拉菲尔没注意到他的口吻，“哦，希望如此。”他说，“真的希望如此。这事儿烦我一下午了。”

他们又看了会儿雨。

“有趣的是。”克蠕戾说，“我老在想苹果那档子事到底算不算好事。一个恶魔如果做了好事，那可有大麻烦。”他捅捅天使，“要是咱俩都做错了，就比较有意思，嗯？如果我做了好事，而你做了坏事，嗯？”

“不可能。”亚茨拉菲尔说。

克蠕戾看着雨。

“是的。”他严肃起来，“我想也不可能。”

灰黑色的雨帘在伊甸园上空翻卷，雷电在群山间咆哮。刚刚得到名字的动物们都在暴雨中瑟瑟发抖。

远方雨水滴答的密林中，有个东西在树木间闪耀，明晃晃，热腾腾。

今晚会是黑沉沉的雷雨夜。

起
初

GOOD

OMENS





好兆头

人类史最后十一年某些事件纪实,与即将登场的

《巫女艾格尼丝·风子的精良准确预言书》

完全吻合

由尼尔·盖曼及特里·普拉切特编汇校订,并添加富于教育意义之脚注及智慧箴言

剧中人物

超自然生灵:

上帝(上帝)

米达伦(上帝之声)^①

亚茨拉菲尔(天使,兼职珍本书商)

撒旦(堕天使,神之大敌)

别西卜(堕天使,地狱王子)^②

哈斯塔(堕天使,地狱公爵)^③

利古尔(堕天使,地狱公爵)

克鲁利(一个不能说堕落,更像是慢慢悠悠往下溜达的天使)

①米达伦据称是上帝的代理人、书记官,象征智慧和博学。(以下如无特别说明,皆为译注。)

②《圣经》中记载的鬼王,其名意为苍蝇之王。

③哈斯塔(Hastur)是美国小说家霍华德·菲利普·洛夫克拉夫特所创造的克苏鲁神话中的一个邪恶存在。哈斯塔又叫“无以名状者”或“深空星海之主”。

**天启四骑士：**

死亡(死亡)

战争(战争)

饥荒(饥荒)

污染(污染)

人 类：

不可奸淫·帕西法(猎巫人)

艾格尼丝·风子(女预言家)

牛顿·帕西法(工薪族,兼职猎巫人二等兵)

安娜丝玛·仪祁(实用神秘学家兼职业后人)

沙德维尔(猎巫人中士)

特蕾西夫人(放浪女人[仅限每天上午,周四全天可以安排]兼灵媒)

玛丽·饶舌修女(圣贝利尔唠叨修会的拜魔教修女)

扬先生(一位父亲)

泰勒先生(居民委员会主席)

一位速递员

他 们：

亚当(敌基督)

佩帕(一个女孩)

温斯利戴(一个男孩)

布赖恩(一个男孩)

外星人、美国人、亚特兰蒂斯人及其他稀有奇异生物之最终审判日大合唱

团

以 及：

狗狗(恶魔地狱犬及恐猫者)



十一年前

现今的宇宙创造论指出,如果它真是被创造出来而非未经允许私自诞生,那么这个日期大概差不多是在一百到两百亿年前。基于同样的理论推断,地球本身大约有四十五亿年的历史。

这些日期都不对。

中世纪犹太学者将创世日推演到公元前3760年。希腊正教神学家将其推演为公元前5508年。

这些说法也不对。

爱尔兰大主教詹姆斯·尤赛(1580~1656)在1654年发表的著作《旧约及新约编年史》中推算出,天国和地球都是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出来的。他的一位助手把这项演算又往前推了一步,最终得以昭告世人,地球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1日上午9点整诞生。因为上帝喜欢在精力充沛的上午把活儿干完。

这个结果同样不对。差了大概一刻钟。

那些恐龙骨骼化石不过是个玩笑,但古生物学家们至今还没看出来。

这证明了两件事:

第一,上帝行事深不可测,更不消说曲折迂回。上帝从不跟宇宙万物玩骰子;他玩的是一种自己设计的不可言说的游戏。从其他玩家(比如说所有人)的角度类比来说,就像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,用空白纸牌,以一切为赌注,玩一种复杂繁琐的牌戏;庄家不但没告诉你规则,而且脸上还总是挂着微笑。

第二,地球属天平座。

在这段历史开始的那天,《塔德菲尔德广告报》“今日星座”专栏中的天平星座星运预告如下:

天平座。9月24日~10月23日



你可能觉得精力不济,生活乏善可陈。家庭问题会凸现出来,让人举棋不定。避免不必要的冒险。一位朋友对你来说至关重要。在前景明朗之前,暂勿做出重大决断。你今天易受消化不良的困扰,所以尽量别吃沙拉。帮助将来自意想不到的方面。

这则预告完全正确,除了沙拉那部分。

这不是个黑沉沉的雷雨夜。

按理说应该是的,但天气就是这样。以全世界的疯狂科学家为例,当他们的旷世杰作最终完工躺在试验台上的那天夜里,每有一位适逢其会,赶上便利的大雷雨,就得有好几十位茫然无措地坐在晴朗星空下,任由驼背侏儒助手在旁边计算加班时间。

但是,别让这雾气(再加上即将到来的雨水,气温已经降到七八度左右)使你产生虚假的安全感。夜晚天气温和,并不意味着黑暗势力不会出来活动。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活动。他们无所不在。

他们向来如此,这才是关键。

此时就有两位潜伏在荒废的墓地中。两个阴沉沉的黑影,一个弯腰驼背又矮又宽,一个凶险邪恶又瘦又高,都是奥运选手级的潜伏高手。如果布鲁斯·斯普林斯汀^①曾录制过《为潜伏而生》,出现在唱片封面上的就该是他们。这两位已经在薄雾中潜伏了一个钟头,但他们早已调整好节奏,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潜伏一夜,还能剩下足够的阴郁恶意,最后冲刺一把,潜伏过整个黎明。

又过了二十分钟,其中一位终于开口说:“真他妈不能忍了。那家伙几小时前就该到了。”

说话的名叫哈斯塔,是位地狱公爵。

很多现象——战争、瘟疫、审计抽查——都被视为撒旦在人世间做的手脚,但只要魔鬼学研究者碰头聊天,他们都会一致认为,M25号环形公路——全英最拥堵的路段、伦敦驾车人的噩梦——才是幕后黑手A级杰作的最有力竞争者。

^①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摇滚巨星,1975年的《为奔跑而生》是其代表专辑,也是摇滚乐史上最伟大的专辑之一。



当然，他们还是搞错了。学者们认为这条恐怖环路之所以邪恶，只因它每天都会制造出无可计数的负面情绪和流血冲突。

实际上，M25公路的精确路线形状构成了古代姆大陆黑暗祭祀密语中的魔符印记odegra，意思是“万岁，地狱巨兽，世界吞噬者”。但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凡人当中很少有人清楚这点。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驾车人喷着尾气绕行在这段蜿蜒曲折的道路上，污染着方圆数十英里内的超自然大气。

这是克鲁利的杰作之一。他花了数年时间成就此事，包括三次电脑入侵、两次非法闯入以及一次小额贿赂。另外，当其他方案都失败以后，他还在某个潮湿的夜晚跑到一处泥泞的工地中，花了两个小时，把部分标志桩挪动了特别邪恶特别神秘特别不可告人的几米距离。当克鲁利观赏到世上首条三十英里长的塞车长龙时，心中洋溢着成就恶业的温情暖意。

这为他赢得了一次表彰。

克鲁利正以110英里的时速，行驶在伦敦斯劳区以东。他身上没有什么恶魔特征，至少从经典定义来看是这样的：没犄角也没翅膀。诚然，他正在听一盘《皇后乐队精选集》，但这算不上过硬的证据，因为任何磁带放在车里超过两星期，都会变成《皇后乐队精选集》。甚至连他脑袋里都没转什么特别邪恶的念头。实际上，他正心不在焉地琢磨着密伊和钱登到底是谁。^①

克鲁利有一头黑发和漂亮的颧骨，足蹬蛇皮鞋，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穿着鞋。另外，他能用舌头做出特别古怪的动作，而且每到忘形时，就有发出嘶嘶声的冲动。

他还很少眨眼。

他开的是1926年产黑色本特利古董车，出厂至今只有一位主人，这位主人就是克鲁利。他一直在打理这辆车。

克鲁利之所以迟到，是因为他特别喜欢二十世纪。它比十七世纪强不少，比十四世纪强很多。克鲁利常说，时光的好处之一，就在于能带着他稳步远离十四世纪。那是这颗星球上最最无聊的百年——法国不算在内。二十世纪可一点都不无聊。说起来，后视镜中的一道蓝光通知克鲁利，在最近五十秒内，有两个人一直在追他，打算为他的生活再平添几分乐趣。

^①皇后乐队的单曲《杀手皇后》中有这样一句歌词：“她把Moet & Chandon（法国知名香槟品牌，国内惯译为酩悦）放在漂亮的橱柜里。”原唱歌手在此处的发音相当含混，不知道歌词的人很难完全听清。



他看了一眼手表。这是为那种富有的深海潜水员设计的手表，这种人到了海底也想知道全世界二十一个首都的当地时间。

（它是专为克鲁利定制的。定制一块手表价钱相当昂贵，但他负担得起。这块表可以显示全世界二十个首都的当地时间，外加一个异界首都——在那里只有一种时间，那就是“太晚了”。）

本特利车窜出闸道口，两轮着地拐了个弯，随即扑进一条布满落叶的小路。闪烁的蓝光还跟在后面。

克鲁利叹口气，从方向盘上抬起一只手，略微转向后方，在肩头做了个特别复杂的手势。

闪烁的光芒倏忽远逝。警车戛然而止，里面的人吓了一跳。但这算不了什么，等他们打开车盖，发现引擎变成了什么东西，那才真要吓一跳呢。

墓地中，高个恶魔哈斯塔把烟头递给个子较矮、技术更精湛的潜伏者。

“我看见一点光。”他说，“他终于来了，这个赶时髦的杂种。”

“他开的是什么？”利古尔说。

“是辆车。一种不用马的马车。”哈斯塔解释说，“我想你上次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没这玩意儿，起码还没普及。”

“那时候前面会坐个人，举着小红旗。”利古尔说。

“我估摸着，他们后来又有所发展了。”

“克鲁利这人怎么样？”利古尔说。

哈斯塔不屑地说：“他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。从一开始就在。要我说，已经被同化了。开着辆带电话的汽车。”

利古尔思忖片刻。跟大多数恶魔一样，他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。他正要开口说些类似“我打赌肯定需要不少电线”之类的话时，本特利车停在了墓地门口。

“他还戴着墨镜。”哈斯塔不屑地说，“其实根本没必要。”他说着，提高了声音，“撒旦万岁。”

“撒旦万岁。”利古尔附和道。

“嗨。”克鲁利冲他们挥了挥手，“抱歉来迟了，但你们也知道德纳姆区的那条A40公路，我试着拐进乔利乌德，然后……”

“吾等齐聚于此，”哈斯塔意味深长地说，“必当细数今日恶行。”



“对，恶行。”克鲁利说。他略显内疚，像个好几年没去过教堂的人，已经忘了该在什么时候站起来。

哈斯塔清清嗓子。

“我诱惑了一名牧师。”他说，“他走在街上时，看到一群漂亮女孩沐浴在阳光中，我把疑虑注入他的心灵。他本会成为一名圣人，但不出十年我们就能得到他。”

“干得好。”克鲁利帮衬道。

“我腐化了一名政客。”利古尔说，“我让他觉得接受一次小额贿赂算不了什么。不出一年我们就会得到他。”

两位恶魔都期待地望着克鲁利。他露出灿烂的微笑。

“你们肯定会喜欢这个。”他说。

他的笑容更加灿烂，也更加阴险。

“吃午饭的时候，我让伦敦市中心的所有移动电话全部占线，长达四十五分钟之久。”他说。

四下夜阑人静，只偶尔传来远方车辆驶过的声音。

“嗯？”过了一会儿，哈斯塔说，“然后呢？”

“你们看，这可不简单。”克鲁利说。

“就这些？”利古尔说。

“你们看，人们……”

“这能帮我们的主人争取到更多灵魂吗？”哈斯塔说。

克鲁利冷静下来。

怎么跟他们说呢？有两万人怒火冲天？你几乎可以听到气炸了肺的声音在城市间回荡？他们转回头把火撒在秘书、交警员之类的人身上，这些人又把火撒在别人身上？用尽各种报复性小手段，还全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，这才叫绝呢。余波久久不止，后续影响难以估量。成千上万的灵魂都蒙上了薄薄一层黯淡锈色，而你连一根小手指头都不用动。

但这些话没法讲给哈斯塔和利古尔之流的恶魔听。这帮家伙，十四世纪的脑袋瓜，经年累月只知道对付一个灵魂。诚然，这也算门手艺；但如今你得转换思路。不用大，但要广。在这拥有五十亿人的世界上，不能再一粒一粒捡芝麻；你必须扩大影响。但像利古尔和哈斯塔这样的恶魔是不会理解的。比方说，他们绝对想不出威尔士语电视广播。或是增值税。或是曼彻斯特。



克鲁利特别钟爱曼彻斯特。

“身处上位者似乎很满意。”他说，“时代在改变。好了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哈斯塔弯腰从一块墓碑后面拿起个东西。

“这个。”他说。

克鲁利盯着那个篮子。

“哦。”他说，“不。”

“是的。”哈斯塔阴笑着说。

“到时候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而且，呃，这要交给我去……？”

“是的。”哈斯塔欣然答道。
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克鲁利绝望地说，“你了解我，哈斯塔，不是吗？你知道，我的舞台是……”

“哦，是的，是的，”哈斯塔说，“你的舞台。你是明星。拿去。时代在改变。”

“对。”利古尔阴笑着说，“首先，时代快走到头了。”

“为什么是我？”

“你显然极受宠信。”哈斯塔恶狠狠地说，“我敢说这位利古尔情愿拿他的右臂交换这样的机会。”

“没错。”利古尔说。反正是某个人的右臂，他心想。世上有那么多右臂，没必要浪费一条好的。

哈斯塔从雨衣污浊肮脏的暗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。

“签字。这里。”他在两个词之间留下了恐怖的停顿。

克鲁利心不在焉地从内袋掏出一支钢笔。笔杆修长，泛着黑色金属光泽，看上去仿佛可以突破速度极限。

“钢笔不错。”利古尔说。

“可以在水下写字。”克鲁利嘟囔道。

“他们还会想出什么鬼玩意儿来？”利古尔思忖着说。

“不管是什么，他们最好快点想。”哈斯塔说，“不，不是A·J·克鲁利。你的真名。”

克鲁利沮丧地点点头，在纸上画了个复杂扭曲的符号。它在黑暗中闪出



微微红光,很快又黯淡下去。

“我该拿它怎么办?”克鲁利说。

“你会接到指示的。”哈斯塔板着脸说,“有什么可担心的,克鲁利?我们为奋斗几千年的辉煌时刻近在眼前了。”

“哦,对。”克鲁利说。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几分钟前轻快地跳下本特利车的那个他了,脸上挂着被逼入死角的表情。

“不朽的胜利在向我们招手!”

“不朽。是的。”克鲁利说。

“而你将是这光辉使命的一件工具!”

“工具。是的。”克鲁利嘟囔道。他小心翼翼地提起篮子,就好像它会爆炸。从某种角度来说,的确快炸了。

“呃。好吧。”他说,“那么我该,呃,走了。对吗?把它应付过去。当然,我没有应付差使的意思。”他意识到如果哈斯塔向上头做出负面报告,会有多么麻烦,于是忙不迭地加上最后这句,“反正你们懂我的意思。这真是太棒了。”

两个高阶恶魔什么也没说。

“那么我也该走了。”克鲁利胡言乱语道,“回头见。再见。呃。很好。绝妙。Ciao。①”

本特利车猛地一窜,消失在黑暗中。利古尔说:“Ciao是什么意思?”

“意大利语。”哈斯塔说,“我想是指‘食物’。”

“这话说得真是莫名其妙。”利古尔看着渐渐渐远的尾灯说,“你相信他?”

“不。”哈斯塔说。

“嗯。”利古尔说。如果恶魔相信彼此,他寻思着,那才叫世界真奇妙呢。

安莫森区以西某处,克鲁利在夜色中疾驰。他一手握着方向盘,另一只手随便抓起一盘磁带,试图把它从易碎的磁带盒里揪出来。一束车灯的光芒让他看清这是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。舒缓的音乐,正是他需要的。

克鲁利把磁带捣进车载音响系统。

“哦该死哦该死哦该死。为什么是现在?为什么是我?”他喃喃自语道。皇后乐队的熟悉旋律席卷而来。

突然间,乐队主唱弗雷迪·墨丘利对他说道:

①意大利语,意为再见。